

一颗红心永向党 红色家风代代传

■倪超军

七月的阳光洒在华夏大地,又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生日。在我们家,爷爷、父亲和我,跨越不同时代,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,用各自的方式书写着对党的热爱与忠诚,让红色基因在血脉中代代流淌。

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入的中国共产党。那时候,百废待兴,国家急需建设力量。爷爷常说,入党那一刻,他感觉自己身上有了沉甸甸的责任。他投身到家乡的农田水利建设中,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

头出门,和乡亲们一起挖水渠、修堤坝。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凛冽,他总是冲在最前面。有一次,暴雨引发了洪水,眼看刚修好的水渠就要被冲垮,爷爷二话不说,带头跳进湍急的水流中,用身体挡住洪水,和大家一起抢险。在爷爷的带领下,水渠保住了,那年的庄稼也获得了丰收。他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党员的担当,在他心里,党就是带领大家过上好日子的引路人,为党奉献一切,再苦再累都值得。

父亲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国家大力发展经济,鼓

励人们开拓创新。父亲瞅准时机,投身到乡镇企业发展中。他深知,党员不仅要自己富起来,更要带动乡亲们共同富裕。父亲创办了一家小型加工厂,从一开始的几个人,到后来发展成几十人的规模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遇到过资金短缺、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,但从未想过放弃。他四处奔波筹集资金,邀请技术专家来厂里指导。厂里的工人大多是附近的农民,父亲手把手地教他们技术,关心他们的生活。在父亲的努力下,加工厂的产品销路越来越好,乡亲们的收入也增

加了。父亲常对我们说,是党给了他创业的机会,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回报党和社会。

而我,在新世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、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。从小听着爷爷和父亲的故事长大,党的光辉形象早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我立志要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,为基层教育事业贡献力量。在农村小学教书时,我认真备课,研磨自己的教育方法,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。有一段时间,为了帮助一个贫困的残疾学生,我每天上门送教,只为让每

一个孩子都能够茁壮成长。面对生活中的一些难题,我也曾感到沮丧,但一想到爷爷在洪水面前的无畏,父亲在创业路上的坚持,我就充满了力量。

从新中国的建设者,到改革开放的弄潮儿,再到新时代的奋斗者,我们一家三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与党同心同行。党的精神如同火炬,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,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我们将继续传承这份红色基因,把对党的热爱与忠诚融入血脉,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词,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。

走进七月

■艾建桥

走进七月

历史的画卷波澜壮阔
一群革命的缔造者
用正义和信仰、鲜血和生命
托起中国新生的太阳

走进七月

生活的画卷五彩纷呈
沐浴改革开放的春风
人们的脚步在幸福里徜徉

走进七月

劳动的画卷如火如荼
各行各业的建设者,在平凡的岗位上
书写动人的篇章

走进七月

创新的画卷激情飞扬
总有一首令人激动的歌谣
诱发自强的信念和灵感的遐思
收割丰硕的希望

锦绣的山河,安康的生活,强大的中国

这一切的美好
都是因为有一个神圣的名字:中国共产党
那镰刀和锤头调成的底色
闪耀璀璨的光芒

七月的天空流光溢彩

走进七月的雄浑与庄严

我们在党旗下宣誓

我们用心阅读,104周年艰辛的历程

我们一字一句读出: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

奋楫正当时,扬帆再出发

党的二十大精神,如一盏明灯

引领我们,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

吹响嘹亮的号角

聆听一个民族的芬芳

工笔生花

一座不能忘却的桥

■童鸿杰

第一次看见张斌桥,我还是懵懂的少年。

那年夏天,我跟着父亲坐着木船进城卖西瓜。船沿着塘河,经新桥、盛垫桥、福明桥,直到航船码头。

晨曦初露,举目四望。码头边上船只挨挨挤挤,一块块木板把河与岸连在一起。河岸之上,有一座石拱桥。朝霞之下,拱形的桥面,半圆的桥洞,倒映在水面,熠熠生辉。走近去看,那桥栏杆柱上石雕的小狮子,栩栩如生,惟妙惟肖。

那就是张斌桥。听父亲说,这座桥是一位叫“张斌公”的老人所建,他以打草鞋为生,一生行善积德,靠卖草鞋的收入和乡邻资助,建起了这座桥。

此后几年间,每次跟着父亲进城,都会见到张斌桥。傍晚时分,西瓜卖完,到桥边的小吃店吃上一碗面结面,然后坐在桥上等着晚风,吹走一日的辛劳。

又过几年,因为宁波中山路拓宽,张斌桥被拆迁。当时从父亲口中得知,非常吃惊,可是眼见自己要去杭州求学,也无暇顾及。而等到工作以后,向亲朋好友问起张斌桥的去向,大家竟然都不知道,真是令人感伤。

当时明月在,曾照彩云归。这些年,每到夏日,我总会梦到张斌桥,与那些叫卖西瓜的乡音一起。梦里,还是熟悉的码头,熟悉的桥面,熟悉的晚风,吹拂着我的脸庞。这让我相信这一座桥,一定有它未完成的使命,哪怕卧于山野之间、草木之中,也有重见天日的一刻。

奇迹总是藏在时光里。前几日,我和妻子到被称作“宁波小丽江”的西江古村游玩,居然真的看到了张斌桥。这是梦中的张斌桥吗?当时,我不敢确定。细细端详,与印象中的差异很大,桥两边的装饰都不见了,但是神韵还有点熟悉。我看到桥边还有一块石碑,刻着这座桥的传说,还有张斌桥搬迁的过程。那么,确认无疑,这就是当年的张斌桥。一时间,我伫立在那里,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心情。

这石拱桥,也没什么特别啊?是的,在江南,单孔的石拱桥并不稀奇。几乎每一个城镇,都有它的血脉。只要顺着流水,就可以找到它们的踪迹。从这个意义说,张斌桥是普通的。但是,张斌桥又是不凡的,它是宁波无数石拱桥的统帅,见证了无数宁波人的童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,见证着春江准时莺飞草长,秋山如期风爽叶落,见证着红妆在鼓乐里迎来,白帽在锣鼓声里远去,也见证着伟大的“宁波帮”从三江口走向世界的背影。

当然,不凡的还有新时代的“张斌公”。你看,“支教奶奶”“钢琴奶奶”的故事数不胜数,还有那如约而至的“顺其自然”,那是一份无言的约定,是千年宁波一脉相承的仁爱之心。

于是我俯身大地,亲水而行,想象着一座桥如何被植被簇拥,被枝条缠绕,被荒野吞噬,又如何振作、奔跑,在新时代获得第二次的生命。

(作者系全国总工会职工书屋“阅读学习成才职工”、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宁波市总工会职工悦读志愿服务大队队长)

诗韵流淌 情满工会

衢江“百吟颂百年”诗词创作活动书写工运华章

本报讯 通讯员聂宏亮、徐晓庆、郑兴报道 为致敬中华全国总工会百年光辉历程,大力弘扬劳模精神、劳动精神、工匠精神,近日,衢州市衢江区总工会携手衢江区诗词楹联学会,精心策划并开展了“情满工会 诗咏衢江——‘百吟颂百年’”诗词创作活动。

活动启动后,吸引了众多诗词爱好者踊跃响应。他们深入衢江企业车间,来到田间

地头,与劳模工匠面对面交流,将工会百年奋斗征程、劳模工匠的卓越贡献,以及衢江的时代变迁与发展风貌,凝练成一首首动人诗篇。

本次活动共收到投稿作品232首,经集中审稿及衢州市诗会名家等评委的严格评选,115首优秀诗词脱颖而出。这些作品主题多元,意境深远,多维度展现了衢江在工运引领下的发展成就。

佳作欣赏

水调歌头·咏乌溪江大坝建设者

○何放华

水脉蟠龙走,峡谷锁云峦。谁擎风钻,凿破神话利人间。纵有岩危水急,自有神工铁臂,经纬织雄关。焊花星飞溅,经壁铸金磐。

截狂澜,兴水电,润桑田。平湖烟起,叠嶂影映接长天。曾叹清流空逝,今见仙霞镜满,砥柱立中川。功勒青山骨,日月鉴华年。

鹧鸪天·赞圣效集团工匠精神

○何史爱

玉釜丹心志未移,银丝犹在创神奇。
千巡结晶凝霜魄,万转精馏化雪霓。
星作炬,月为规。绿能智造胜瓌瓌。
五洲笑揽风云会,独向沧波立战旗。

百斯特焊工写照

○李加星

银丝流婉走,绽放电弧花。
汗渍涓熊背,良工绣国家。

沁园春·铜山源水库新咏

○邱维正

翠岭衔云,碧水摇星,众志筑梦。念昔时垄亩,锄挥晓露;溪旁担重,汗染秋丛。竹笠迎霜,奋歌彻谷,手把河山重剪缝。惊眸处,见千渠润野,万井光融。

今时闸启从容,引一脉、清波绕旧峰。看桑田凝碧,鱼梭织浪;机房流韵,光转帘栊。自力铭心,勤劳铸骨,再种春光拓远穹。抬望眼,正莺啼翠柳,人向春风。

临江仙·霞飞大桥

○童康祥

谁剪云霞如锦织,凌波飞架长虹。立霄环翠引江风。映湖生月影,辉岸照青峰。
几度春秋圆夙梦,一朝装靓城东。南峙北岳竞芳容。拱身承万象,大道接千红。

关于报纸的那些事

■朱敏

当地一家晚报要停刊了,众多读者留言:“太可惜了!”有人回忆自己与晚报的成长史,有人回忆自己在晚报的收获与成就。逝去的岁月,仿佛都随着与晚报的回忆一段段浮现在眼前。随着他们的回忆,我与报纸的一些往事也点点滴滴地浮现在脑海。

小学四年级那年,父亲给我订了份《中国少年报》。在闭塞落后的农村,一份报纸就是一扇通向外界的窗口。我常将报纸从头看到尾,隔几天,又会拿出来看一遍,还会将那些优美的词句,写进自己的作文里。

人生的第一笔稿费也来自报纸。那年我16岁,正读高二,过年的时候,父亲带回了几张报纸。看着报纸副刊上的诗歌,我想,这样的诗歌我也会写。那时我正狂热地爱上写作,特别喜欢杂志上的卷首语,觉得卷首语既有哲理,词句也美。我投了好几篇文章过去,但是一篇都没录用,心里不免沮丧。但报纸上的诗歌,让我又鼓起了创作的热情。我觉得这些接地气的诗歌,我也能写。于是,我奋笔疾书,一气呵成地写了一首诗歌《卖菜的小姑娘》投了过去。诗歌发出后,我几乎天天等着回音。果然,有一天,一封信与一张汇款单翩然而至。虽然稿费只有4元,但那是1989年,一张4元的稿费单也足以让我开心。

走上工作岗位后,我经常投稿,有诗歌,有散文,还有的是剧本。我投得最多的是当地县报的副刊,还有《宁波日报》《宁波晚报》,还有已经停刊的《宁波青年报》。每每文章见报那天,都是我快乐的一天,见到报上自己的文章,就像见到自己的孩子,怎么爱都不够。为了提高写作水平,我曾自费订了几年《杂文报》,如今几十年过去,我对刊头的办报主旨“革故鼎新,激浊扬清”仍记忆犹新。连续几年,我都会买《杂文报》《文艺报》的合订本。在那些没有互联网的年代,这些报纸,就是我成长的养分。

我几乎年年是家乡县报的“积极通讯员”或“优秀通讯员”,好几年是《宁波晚报》和《宁波日报》的优秀通讯员。我在报纸上刊发文章,在满足了经济利益的同时,也获得了成就感。那时工资普遍不高,刚毕业那会,发到手里的现金基本上只有六七百元,代课老师的工资只有我们的一半。有一次,我的一张被寄到学校传达室的汇款单被一位代课老师看到了,他羡慕地对我说:“一笔稿费就有70元……”

那些稿费,我视为“外快”。既然是“外快”,花起来也不心疼。我用稿费买了很多套精装本,一套20本的《朱光潜文集》及《傅雷文集》都是刚毕业工作那几年的收获。

当然,收获更多的是来自读者的肯定。1999年,我调到了另外一所学校。因为学校没有复

印机,我就去附近的镇政府打字室复印材料。在打字室的办公室里,我看到正在给我复印的小姑娘的台板上,压着两篇从报上剪下来的文章。我情不自禁地走上去一看,发现其中一篇竟然是我不久前在一家报纸青春栏目上刊发的短文。一股强烈的自豪感喷薄而出,我几乎要兴奋地对她说:“我是这篇文章的作者!”但最终我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,临走的时候,我深深地看了她几眼。

由于经常在报纸上刊发文章,我在县内竟然有了一些薄名。当地镇政府的相关领导还曾想将我调到镇政府工作。镇宣传委员特地上门跟我说了三次,一再强调这是镇领导的意思。但因为我那时的理想是“当一名教育家”,于是找各种理由拒绝了。虽然我最终没当成“教育家”,并且十余年后还离开了教师队伍。但是,因为报纸,我刚毕业的那几年教师生涯是充实和快乐的。

因为这些,我要感谢报纸。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、安吉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,首批湖州市文艺名家工作室——“竹乡文心”工作室领衔人)

时光邮局